

◎ 凤歌 著

【壹】
天机卷

昆仑



团结出版社

昆仑山

墨羽生

【壹】

天机卷

风歌著

团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·天机卷 / 凤歌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
2005.9

ISBN 7-80214-033-1

I. 昆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5656 号

责任编辑: 赵真一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(总编室) 65244792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e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4.75

字数: 180 千字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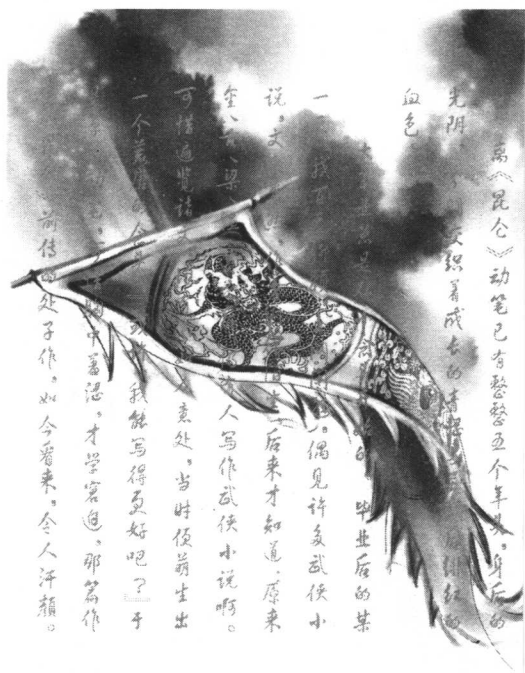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 2005 年 9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5 年 9 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214-033-1/1·88

定价: 20.0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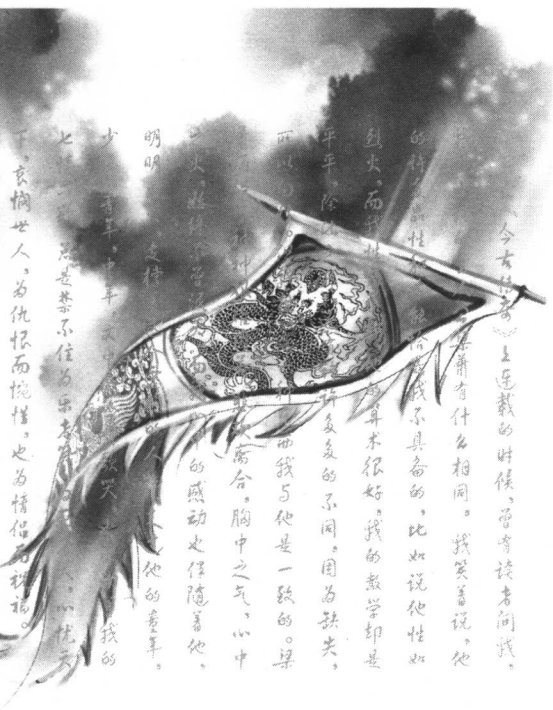


自序

离《昆仑》动笔已有整整五个年头，身后的光阴，分明交织着成长的青涩与苦战后绯红的血色。

大事业总是从小念头开始的，毕业后的某一天，我百无聊赖，上网闲逛，偶见许多武侠小说，文采斐然，作者则很陌生，后来才知道：原来金、古、梁、温、黄之后，仍有人写作武侠小说啊。可惜遍览诸文，均有不如人意处，当时便萌生出一个荒唐的念头：“或许，我能写得更好吧？”于是草草动笔，可惜胸中羞涩，才学窘迫，那篇作为《昆仑》前传的处子作，如今看来，令人汗颜。

那么，又是何种力量让我完成这篇百万字的小说呢？这个问题，曾多有人询问过我，我总是很茫然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后来，仔细想想，那些动力或许来自某种感动吧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，武侠就是一个梦，是一种魂。对侠的感动恰是我写作的初衷，一夜夜埋首于键盘，才华丰瘠已属其次，激情才能决定一切。每当万籁俱寂，我纵极想象，刻画千年前种种情状，那份感觉，就如同将军夜猎，万骑杂沓，从胸中呼啸而过，其中的森然古意、血气奔腾，只有局中人才能领会，这份感觉就是所谓的感动，有了这份感动，侠者便能拔剑扬眉，歌者便能高歌停云，舞者便能为君一舞，画者便能挥毫落墨，浸染烟霞。



而在这五年中，我从长江之畔到天府之国，又从天府之国到江汉平原，山川换改，年华老去，昔日的年少轻狂已变成了今天的世故老练，所幸，胸中那份感动还在，那份侠情依然。

在《今古传奇》上连载的时候，曾有读者问我，我与小说的主人公梁萧有什么相同，我笑着说，他的许多品性和才能恰是不具备的，比如说他性如烈火，而我性情柔和，他的算术很好，我的数学却是平平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，因为缺失，所以向往。但我想，有一种东西我与他是一致的。梁萧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，悲欢离合，胸中之气，心中之火，始终不曾泯灭，而我心中的感动也伴随着他，明明灭灭，支撑着这个虚构的人物，走过他的童年，少年，青年，中年，文中的吟啸歌哭，也牵动着我的七情六欲，总是禁不住为乐者笑，为死者哭，心忧天下，哀悯世人，为仇恨而惋惜，也为情侣而祝福。

我希望，每一个读者，翻开这一部书，也能同样感受到我曾经感受并正在感受的那份感动。《昆仑》的时代固然离我们很远，可是，《昆仑》中的那些令人感动的情愫，或许正在潜移默化，影响着你和我的生活。

凤 歌

二零零五年八月于江城

人物谱

人物



梁萧(少年)

顽劣少年，蒙汉混血的孤儿，奇遇不断的鬼灵精，中国古代的数学天才。

武功：杂七杂八，悟性极高；骂人功夫一流

兵器：铉元宝剑

萧千绝

一代大宗师。梁萧之母的师父。其人令整个武林不寒而栗，其名可止小儿夜啼。

武功：黑水一派

坐骑：黑毛老虎

花无霜

天机宫宫主。天机宫为天下最为神秘的所在，这里的主人亦是旷世奇人。

武功：太乙分光剑

阵法：两仪幻尘阵

花晓霜

花无霜的孙女。孱弱善良，惹人怜爱。她与梁萧的交往平平淡淡，但也可以说是千回百折。

武功：基本不会

学问：初通数学

前情介绍

宋朝末年，蒙古南侵，少年梁文靖与父亲梁天德为逃避蒙古兵役进入四川，途遇朝廷督师淮安王被刺。王府策士白朴发现梁文靖与淮安王相貌相近，行李代桃僵之计。梁文靖不愿假冒淮安王，当夜逃走，遇上蒙古女子萧玉翎和穷儒生公羊羽，公羊羽传授梁文靖“三才归元掌”，克制萧玉翎的黑水武功，谁知梁文靖和萧玉翎一番纠缠，竟生情愫，并得知萧玉翎的师兄萧冷便是刺杀淮安王的刺客，其后萧冷赶来，欲杀梁文靖，被萧玉翎设计阻止。梁文靖好不容易逃得性命，又被迫到了合州，被人尊为淮安王，此时蒙古大军压境，大战连场，梁天德战死，白朴也死在内贼之手。外有敌军，内有刺客，面对国家危局，梁文靖终于克服懦弱本性，在萧玉翎的帮助下，先败萧冷，再毙蒙古大汗，解了合州之围，然后挂冠而去，与萧玉翎结成了伉俪。



contents
目录

204 190 178 165 150 136 118 109 83 61 45 26 15 1

舍身饲虎

胜者为王

天地反复

变起萧墙

可恃惟我

迷阵无形

天机有月

太乙分光

人生初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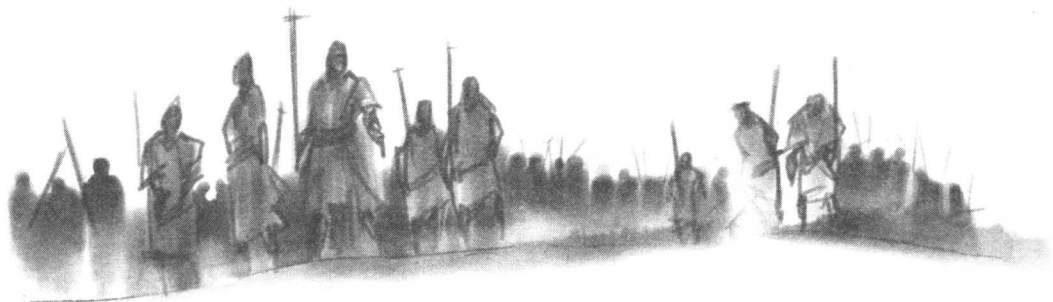
千钧一局

血溅梵天

眉间挂剑

雪舞凤翔

孤云出岫





熏风酥软，又是晚春。江畔桃花已透出衰意，怀着一川汉江阔水，平缓缓地流向南方。

“肠断春江欲尽头，杖藜徐步立芳洲。颠狂柳絮随风去，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这首《绝句漫兴》为杜甫困居蜀中时所作，专道人事兴废、去留难知之意。吟者乃是江边一名老儒，他两鬓早斑，面容愁苦，身后一片桃花落得雪霰也似，随波逐流而去了。

一名黑衣人在他身后已站了许久，听这诗句，瞅了瞅满树莹润润的花朵，蓦地焦躁起来：“这一林子鸟花！一个个裂着嘴，笑得好不厌人！”袖袍一甩，身旁桃树落花如雨，一只鸟儿惊得蹿上天，啾啾盘旋。

那老儒听到动静，回头一瞧，只见不远处蹲着个黑漆漆的物事，一对铜铃大眼泛着绿光。老儒的心狂跳不已，恐是老眼昏花，揉眼再看时，却不见半个影子。他呆了呆，蓦地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呼，扑跌转身，怎料身在江畔，一失足，扑通一声，扎进齐腰深的汉江水里。

桃林西去两百步，便是官道，道边一所茅店，虽然简陋，倒也轩敞，店前一名伙计正打呵欠，闻声睨着叫声起处，冷笑道：“这叶老头又发癡呢，就不叫人消停。”另一个伙计笑道：“该是念起他那婆娘了。老人们说得好：‘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’读了一肚皮，却连自家的婆娘也看不紧！”众伙计忙了一晨，原本十分困倦，可一听这些风流事，俱都笑起来，有了精神。一人笑道：“说起来，叶老头纵然老丑，他那婆娘我却瞧过，俊得真不成话！现今跟人一跑，也不知被哪个有福的受用了。”一个伙计打趣道：“说起这等福分么，你灰孙子再修十世，那也是搬楼梯上天，没门啊没门。”那伙计被他当众一臊，脸涨通红，冷笑道：“不消说，咱俩是乌龟笑鳖爬，彼此又彼此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听屋内传来一声吆喝：“伙计，再上一坛酒！”那伙计一惊，将脏兮兮的抹布在肩头一搭，换过笑脸，道：“来哩来哩。”转身带起一阵风，荡过土黄泛黑的酒幌子，上写着“宣城老店”四个隶字。

店内满座，热闹非凡。一个虬髯汉子接过酒坛，笃地搁在桌上，满桌的碟儿碗儿哐啷乱跳。他摆好两只青花大碗，斟满酒水，笑道：“有道是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！想那‘没风拳’肖放鹤、‘扛鼎神’冯崑什么角色，一见云大侠的帖子，都有说不出的恭谨，就连我韩铮一个递帖子的，也跟着沾了些儿贵气……”说着眉飞色舞，举起酒碗，一气饮尽。

桌对面那汉子精瘦矮小，拈着颌下燕须道：“本想淮安去后，世间再无英雄。云万程召集这个会，也算给这世道添了几分豪气！”韩铮又饮一碗，笑道：“罗老哥，常言道‘英雄辈出’。淮安固然英雄了得，但依我看，云大侠也称得英雄。且算算，咱们一人抵得十来个鞑子，这几千名豪杰聚在一处，还不给他来个直捣黄龙么？”说到兴起，再斟一碗，咕嘟嘟喝光了。他酒量甚豪，顷刻连干三碗，面色也不稍改。

那罗姓汉子若有心事，五指敲着瓷碗边，长叹道：“韩老弟年少血热，真令罗松羡慕。但我在合州时，也和鞑子干过几仗的。沙场用兵，不比单打独斗。依我看，鞑子兵委实厉害！”

韩铮正将碗中酒喝了大半，闻言重重一搁，大声道：“罗兄这话太长他人志气。鞑子也和咱大宋打了这么多年，又能怎地？还不是望着这花花世界，眼

里瞪出只鸟来？”罗姓汉子眼皮一耷，伸手扯开衣襟，但见一道黑漆漆的刀疤从他心口拉到腰际，苦笑说：“在合州时，‘镇岳将军’宗浩，‘乱云枪’艾明，哪个不胜我罗松十倍？后来怎么着？宗兄死于乱箭，艾兄更惨，使了一辈子枪，却被乱枪搠死。罗某挨了这刀，躺了大半个月，拣得回这条命，实属侥幸了……”客栈中吵闹声略略一歇，数十双眼睛投过来，尽落在那道伤疤上。

罗松合上衣衫，将碗中烈酒一口喝尽，约摸是酒气上涌，两眼有些泛红。韩铮低了头喝酒，不再吭声。忽听门外伙计呼喝，抬眼瞧去，却见一对中年男女跨进门来。那男子颀长个儿，额宽眉长，星眼含笑，观之可亲。那妇人则肤若羊脂，眉眼如画，虽然布衣荆钗，也掩不住那天然风致。她手牵了一个垂髫童儿，脸蛋红白，一对乌黑大眼，在各人脸上骨碌碌乱转。

那美妇一瞥店内，皱眉道：“当家的，腌臢得紧！换地方吧！”那男子一点头道“好”。正想退出，那小童却撅嘴道：“不好，我脚都走软啦。”那男子瞪他一眼，小童缩头叫道：“妈！”美妇摸着他的头顶，笑道：“好啦好啦，都依你，咱们不走啦！”掉头瞧着伙计，寒声道：“你是木头人啊？还不给我腾张桌子？”

她说笑间忽然变了脸色，店伙计不觉一怔，但他南来北往的客人见得多了，心眼儿活泛，当即赔笑道：“姑奶奶抱个歉，店小人多，惟有寻桌椅补个座儿……”正说着，忽见美妇眼神不善，心头打鼓，声气渐自弱了。

男子伸手在美妇掌心一握，笑道：“有劳店家了！”那伙计喜得一迭声答应。美妇瞪了男子一眼，嗔道：“呆子，就跟面团一样，任人捏弄，别人说东，你就不会向西……”她嘴里不住唠叨，那男子敛眉而笑，却不吭声。

罗松自那男子进门，便盯着他打量，见他被妻子怨怪得辛苦，便扶桌起身，指着身边长凳，笑道：“尊驾若不嫌弃，且来这里坐坐。”那男子眸子里精光一闪，笑道：“兄台美意，区区也就叨扰了。”携了妻儿从容坐下。韩铮喝得有些多了，大刺刺端起酒碗，笑道：“不才韩铮，匪号‘翻江手’。”又指罗松道，“这位罗兄别号‘罗断石’，横练功夫少有，贤伉俪料来也是练家子，未知称呼如何？”

男子瞧了美妇一眼，神色有些尴尬，拱手道：“好汉客气了，区区贱号委实不足挂齿。”韩铮见他言辞闪烁，心中不悦：“这人行事畏缩，忒不爽快！”嘿



笑两声，将一碗烈酒灌进喉咙。罗松瞧那男子，心生迷惑：“轮廓倒依稀相似，但我当年身份卑微，远远瞧过两次，也不分明。”

韩铮又尽两大碗酒，酒意上冲，歪眼瞅着那对夫妻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兄台不是来参加‘群英盟’的啰？”男子摇头，不料那小童却插嘴道：“‘群英盟’有狗熊杂耍么？”他小嘴脆快，男子阻拦不及，面有恼色，小童一吐舌头，缩进美妇怀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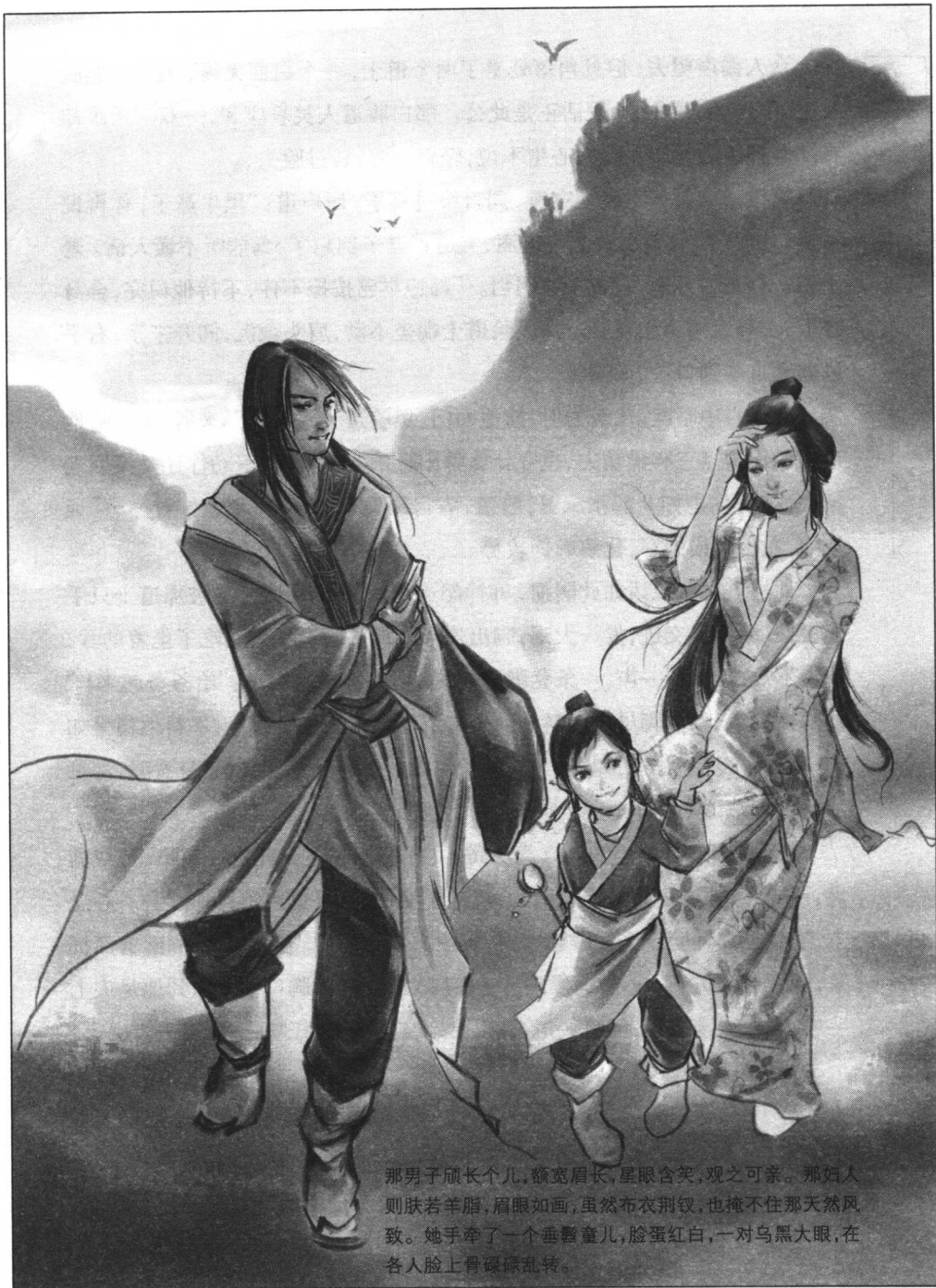
韩铮初时不觉，一转念脸色陡变，一拍桌案，厉声道：“什么话？群英盟是大宋英豪聚会，谁道是狗熊杂耍了？三位今日若不说明白，怕是出不得这个门去。”边说边将一只脚踩在凳上。那男子一时也着了慌，忙道：“好汉息怒，小孩子胡说八道，当不得真。”韩铮见他言辞卑怯，脸色稍缓，心中却更加瞧他不起。

那美妇抚着小童脸蛋，笑道：“萧儿啊，大人说话，你小娃儿插什么嘴呀？”童儿小嘴一撇道：“妈你还好说？都怪你说有狗熊打架！”韩铮忍无可忍，陡然站直，厉叫道：“他妈的，小猢猻你再说一遍！谁是狗熊？”那男子慌了神，揪住小童，劈手便打。却不料那美妇抢先一把将儿子搂住，叱道：“小混蛋儿敢乱说，看我怎么打你！”伸出玉手，在小童脸上轻轻一拍，继而神色陡弛，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。那小童也咯咯直笑。

男子看他母子串通一气，甚觉无奈，只得起身，冲韩铮一揖道：“童言无忌，还请好汉见谅。”韩铮脸色兀自铁青，罗松摆手笑道：“罢了罢了，童言无忌，大风吹去！”

韩铮冷笑道：“罗兄哪里话？这小孩分明骂咱‘群英盟’是‘狗熊会’，岂有此理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哼，你这个爹怎么当的？”他说着探过身子，食指顶着那男子的鼻子。男子容色狼狈，低头诺诺。

那美妇见丈夫受辱，柳眉一竖，正要说话，忽听一个粗哑嗓子嘎笑道：“他奶奶的熊，师兄你瞧，这世道真变了，怎就平白多出这么些浑人？分明是狗熊草包，却偏要自称英雄豪杰，今天抗这个，明天反那个？嘿嘿，这就叫做光屁股打老虎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！”另一个声音阴阴笑道：“师弟说得极是。”



那男子颀长个儿，额宽眉长，星眼含笑，观之可亲。那妇人则肤若羊脂，眉眼如画，虽然布衣荆钗，也掩不住那天然风致。她手牵了一个垂髫童儿，脸蛋红白，一对乌黑大眼，在各人脸上骨碌碌乱转。

众人循声望去，但见角落处坐了两个道士，一个白面无须；另一个黑脸盘，大嘴巴，鹰嘴鼻子，发话正是此公。那白脸道人笑着应和，一双三角眼却在那美妇脸上打转。美妇心生不悦，轻轻一哼，转过脸去。

韩铮一腔怒气正无处宣泄，闻言绕过桌子，厉声道：“黑牛鼻子，你再说一遍试试？”黑脸道士端起一碗酒，笑道：“老子倒忘了，狗熊听不懂人话。老子说一百遍一万遍，它也未必明白。”韩铮早已按捺不住，不待他说完，合身扑上，一拳直捣道士左胸。那黑脸道士端坐不动，肩头微沉，卸开来拳，右手酒碗兀自凑到口边，徐徐吸人。

韩铮心中暗凛，化拳为肘，撞他面门。黑脸道士左手拨开来肘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凭你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守什么香阳臭阳？嘿嘿，道爷劝你还是滚回老家去，守好你媳妇儿那张床罢，哈哈，省得被他人睡了，可不大好看……”谈笑间，左手轻描淡写，化解韩铮攻势。

他修道之人说话如此阴损，韩铮怒火越炽，连出狠招，均被那道士只手化去，一时惊愧交迸，发声大喝，脚出连环。那黑脸道士到底吃了坐着的亏，遮拦不及，“喀嚓”一声，一条凳脚已被踢断。韩铮旋身叫道：“给爷爷起来！”伸腿横扫，三根凳脚尽数折断。众人本当黑脸道士势必起身，不料他稳坐如山，掌中半碗烧酒平明如镜，一圈涟漪也无。一时均觉诧异，俯身看时，却见那道士竟站了个马步，双腿牢牢扎在当地。

韩铮又羞又怒，心知对方武功高了自己太多，但当此众目睽睽，势成骑虎，一咬牙，伸脚横扫道士双腿，心想老子输便输了，也要迫得你起身。心念未绝，忽见那黑脸道士仰脖朝天，将碗中酒一饮而尽。右手一挥，酒碗劈面掷来，韩铮慌忙左闪，不防那黑脸道士右脚倏起，韩铮胸口便似送到他足尖上一般，胸中如遭重锤，闷哼一声，飞出丈余，口中鲜血狂喷，昏死过去。

罗松一个箭步抢上，扶住韩铮，瞪视黑脸道士，道：“盘空腿？”黑脸道士直了身子，笑道：“算你招子没瞎！识得道爷的手段。姓罗的，你给道爷磕上三个响头，凡事都休，要么道爷这一脚下去……”足下微顿，地上青砖龟裂，黑脸道士哈哈笑道，“叫你七断八续，变做一块货真价实的‘罗断石’。”

罗松打量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姓罗的七断八续，也是块硬铮铮的石头。足

下再囫囵十倍，也是一坨狗屎。”众人轰地笑出声来。黑脸道士脸上青气一闪即没，嘿笑一声，一矮身，冲罗松当胸一拳。罗松转身让过，一把扣中道士手腕，未及转念，不防那道士左拳又至，右腕则如怒蟒掉头，向后一拖，将他马步拖动，向那左拳撞去。罗松大惊失色，抬脚便欲踢那道士的下身。

黑脸道士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手臂急抡。罗松下盘不稳，被他抛在空中。黑脸道士闪身上前，一伸手，凌空拿住罗松的背心，冷笑道：“师兄，接住了。”挥手便将罗松一掷。白脸道士悠然起身，伸手将罗松接下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这皮球扔得好，我也凑个趣儿。”话音方落，罗松便如腾云驾雾一般，又向黑脸道士飞去，他堂堂六尺汉子竟被人当作玩物摆布，当真羞愤欲死。店内诸人虽觉不平，但慑于那两个道士的武功，俱都不敢出头。

黑脸道士接过罗松，嘿笑道：“谁说自己是块石头了，嘿嘿，给爷爷做球还差不多。”他言辞间极尽羞辱，罗松目眦欲裂，忽觉身子一轻，又被掷还给白脸道士。白脸道士笑道：“师弟，咱们不如争个彩头，把这厮抛出去，没抢到的，这顿饭算谁做东。”黑脸道士笑道：“好彩头。”白脸道士笑嘻嘻一伸手，罗松顿向店外飞去。二道存心卖弄，动若脱兔，如飞掠出。谁知尚未抢近，眼前一花，前方平地里多出了一人，将罗松轻轻接住。黑脸道士认得是那携带妻儿的怯懦男子，正觉惊愕，不防右脚一紧，被人勾住。黑脸道士正当疾奔，收势不及，慌忙右足后抬，左足前探，欲要使个金鸡独立，定住身形，谁想那只脚儿顺势一挑，这一下用劲极巧，竟将他挑得头上脚下，直摔出去。

黑脸道士到底武功精强，头未触地，便双手一撑，跳将起来，一张黑脸酱爆猪肝也似，左顾右盼，两眼喷火。忽听一个稚嫩嗓音嘻嘻笑道：“妈！地上有骨头么？”转眼望去，说话的却是美妇怀里那个小童。美妇笑道：“萧儿，你睁眼说瞎话，地上哪来的骨头？”

小童道：“那就奇怪了！没有骨头，这个黑道长趴在地上干嘛？”厅中一静，哄笑之声大作，几乎掀掉屋顶。那美妇抚着男孩的头顶，笑眯眯地道：“萧儿，你就是好奇。道长是出家人，只吃素，啃不来骨头的。”小童道：“妈你不早说，我还当它和阿黑一样呢！”旁人忍不住凑趣道：“阿黑是谁呀？”小童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阿黑是我家的大黑狗，和这个道长生得一样黑。”众人本就对黑



脸道士十分厌恶，听得这话，前俯后仰，笑了个满堂红。黑脸道人一张脸透出骇人紫气，喉间咯的一声响，蓦地双拳一并，便向那母子打去。美妇却笑眯眯看着儿子，好似全无所觉。那中年男子一皱眉，倏地放下罗松，抢前一步，扣住那黑脸道士的手腕。那美妇柳眉一挑，露出不耐之色。

那黑脸道士右腕被锁，又使出那招“抛砖引玉”，右拳后拖，左拳疾送。怎料拖带之间，对方不但不动，翻掌又将他左腕拿住，黑脸道人不及细思，“盘空腿”飞起。不料他才一抬脚，那男子已踏中他脚背。黑脸道士脚痛欲裂，几乎昏了过去，欲抬左脚，忽觉两道暖流从那男子双掌透来，一时如浴春风，懒洋洋再无半分气力。

白面道士见同伴吃亏，闷声蹿上前来，双掌悄没声息，拍那男子后心。这一掌既狠且快，众人未及惊呼，却见那中年男子身形一闪，刹那间竟与那黑脸道士换了位置。白面道士双掌方至，见状生恐伤了师弟，掌力疾收，谁知一股暖流顺他收掌之势，由黑脸道士后心汹涌而来，直透五脏。那白脸道士只觉一阵筋酸骨软，扑扑两声，与那黑脸道士一前一后，双双跪在那男子脚前。

美妇啊哟一声，笑道：“二位道长恁地多礼，不怕折杀我们当家的么？”二道羞愤难当，但苦于经脉被制，口不能言，惟有瞪眼怒视。男子睨了妻子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撤掌放开二道。二道挣扎欲起，可那男子内力经久不绝，二人兀自四肢酸软，怎也站不起来。

白脸道士内力稍强，闭目运气，蓦地沉喝一声，挣将起来，眸子一转，死盯着那童儿，冷笑道：“小施主，我师弟招惹这姓罗的，可没招惹你。你为何强要出头，绊他一跤？天下事不过一个理字，小施主倒是说说道理。”众人闻言各各诧异，方才双方交手奇快，大家原本都没看清，只道是那美妇暗施手脚，绊了黑脸道士，不料出手的竟是这童儿。

那小童一吐舌头，咯咯笑道：“你不要冤枉好人，我一个小孩子，怎么绊得倒他？”众人皆觉有理，纷纷附和道：“对啊，你堂堂七尺汉子，怎能诬蔑一个小孩子？”白脸道士怒视小童，面皮由白变青，由青变黑。

那中年男子双眉一挑，忽地寒声道：“萧儿！做了便做了，不许撒谎！”小

童撅起嘴，白他一眼，对白脸道士道，“没错，那黑脸的是没招惹我，但你却对我妈乱瞅，惹得我妈不欢喜。”那白脸道士一呆，脸上青红不定。那中年男子却瞧着那小童，叹了口气，眼中大有愁意。

独有那美妇眉花眼笑，将儿子搂紧，心中欢喜无限：“就你眼贼，看出妈的心意，专门替妈出气。”斜瞅了男子一眼，又想到：“梁文靖这个呆子，竟让我生出这么个古灵精怪的儿子。好在这儿子像我，只会欺负人，决不会被别人欺负。”想到这儿，不觉握住儿子的小手，心头微叹：“日子过得好快，萧儿都十岁啦！”

这对夫妇正是梁文靖与萧玉翎。合州一役后，二人买船东下，过了数月时光，来到庐山胜境。小夫妻登岸游玩，只觉山光水色，揽之不尽。这时萧玉翎已有两月身孕，腰身渐粗，梁文靖自忖再不能如此飘泊，便在庐山脚下—个名叫“白水湾”的村子住下来。

八月后，玉翎诞子，谁料竟是难产，饶是她武功高强，也被折腾个半死。好不容易孩子落地，却是不哭不闹，只一味闭眼傻笑，稳婆搔腋窝、捶脚心，诸般法子用过，但孩子就是咯咯笑个不停。玉翎生育虽苦，但瞧儿子笑得开心，痛苦也去了大半，搂着婴孩，无比怜惜。谁知那婆子却连连摇头，只说从没见过这么笑的，十分不祥，还说当地有个俗话，叫做：“儿哭无碍，儿笑有灾”。玉翎脾性本就急躁，听她絮絮叨叨只顾乱说，气恼已极，也不顾产后亏虚，挣起身来，将那婆子掀了个四脚朝天，挥拳便打。若非她产后气力不济，梁文靖又拼死拦着，只怕那稳婆当场便送了老命。

梁文靖好歹劝住妻子，又赔钱道歉，送走稳婆，返家时，已是心力交瘁。但他初为人父，瞧着妻儿相拥而眠，心中恍然若梦，喜乐无限，也不顾疲累，引经据典，想给儿子起个好名儿。但常言道“求全则毁”，他越是冥思苦想，越想不出合意的姓名。萧玉翎听他唠叨，大觉心烦，便将夫妻二人姓氏各取一字，给儿子定名为梁萧。梁文靖虽觉这个名字讨巧，但兼顾夫妻二人，也可谓皆大欢喜。

韶华倏忽，便如白水湾的溪水，淌过小梁萧的家门。在夫妇俩的呵护下，

